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明

神宗皇帝

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

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

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

神宗信用閹人礦稅之擾蔓延海內雖盈廷顲請若罔聞知會搆疾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

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

音而與民困何
乃滿進觀望其
日尚未奉行致
神宗得以追寢
成命真全不以
國事為心者中
涓唉詔曾若輩
之不如顧既不
能力持於始其
後復借星變為
由屢請罷撤除
為阿順取容而
陽以讜言弋聲
究之欲蓋彌彰
耳

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
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
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
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

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

急命户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

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名英㷿顯榕次子薨遺腹宫人胡氏孿生子華奎

楚宗事暖昧難明當時之號為

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證而其釁端則始於汪若泉之告訐若泉為恭王宮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真偽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狀傾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羣

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華壁乃妃族人王如綍奴王玉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

爲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顢頇了事適足路疑謗之口於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擊紛如日以疏復相尋特置楚宗曲直於不問朝局之壞蓋至是時而極矣

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於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

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許妻詐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哭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臯富順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

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吕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荅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吕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刋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黄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

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勑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親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并憾三才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為正域鯉所造遂

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捕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脇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臯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

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諡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勅存問及是卒贈少保

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考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

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舉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泇河成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

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事具前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以引湖水微山湖之水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

是時陳言庞雜甚不惜指斥說

州北漢置良成縣晉改良城唐省侯莊在韓莊東今為侯遷閘以試行運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工皆中輟東星卒官役遂止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滙入泇口在邳州西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獲鹿人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

誤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難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攖鱗之怒洗鯉等乃欲藉素服冒雨覲得一為動心見亦殊矣觀於因疾革草除之詔疾瘳旋便追還遇災責實政之修災過依然不省其因循莫振誠非一朝夕之故而猶欲以口舌力爭如石投水庶

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啓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亦上疏力請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戮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

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焦然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讙譟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闗稅而闗稅虧捷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惟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踦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

決也帝優答之然不為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

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

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

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溫純清白自持本職固稱無忝即其為沈郭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還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主之一貫所欲疵者鍾兆斗（海鹽人）錢夢臯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於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臯等遂連章訐純楚

縱恐失刑其務快行役裂說皆釋諸宗時亦竟共題議總由諸人嫉一貫凡所蓋必欲一切矯之是皆明偏見固結於竟不以朝廷理曲直為念

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與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廹衆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龐時雍汶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碭山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

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宗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人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

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

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

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

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

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

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

帝為首肯一貫處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於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領稅使妄奏井多晴綠珍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敕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奏稅

使令令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撫御史宋興祖中江人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西北以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横吏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税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

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兇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黄票龍旗走朝鮮索冠誅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於是前屯衛軍盡甲而譟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吴守政自刎死淮懼內奔閣臣朱賡言未逾月而遼境四亂皆淮所致餞軍合救衆臣不知遼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素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温旨焉一貫當國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諂臣畧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止及卒贈太傅諡文恭鯉在政府秉正不阿以壓於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諡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陳州衛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徹

丁未

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歹成今改後倣此)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衛人）繫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邀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賴）（今改）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衛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興人）俱為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於家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謚文定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為一時冠馮琦字用韞臨朐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婺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令為府屬雲南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瑾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鳳朝

文與尋甸土舍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劫掠州縣屢敗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今為州屬曲江府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慓悍多力富於財知府陳典狀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餽典獲免已復狀之如是者再四舉恐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破元謀元縣今屬武定府羅次元州

後改縣令屬雲南府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携印會城不得能乃刼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鋭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絶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栢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没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内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

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閤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其所籍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九年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

滅廵撫陳用賓總兵沭濬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注見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𤶃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舉等方西破禄豐元縣令屬雲南府知縣蘇夢暘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禄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

復擊斬楊禮於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於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於官贈太保

十二月朶顔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顔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暈歹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芥吉爾舊作蟒金令並改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晝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完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

敵以有備引去

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

己酉

先是朶顔結黄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受總督王象乾字于廊濟南新城人指潛擣黄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淩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宫軍

神宗怠政偷安已漸成痿痺結習至有司章疏盡束之高閣庋置不報遂至羣口紛呶肆無忌

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淩河（在錦縣東源出喀喇沁威蘇園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鹽山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寧州人）貪婪不法元翰亦

悼留中一節實為秕政之尤葉向高不力請隨事批答以期戒儆痲廢而勵精勤僅欲為言路評其曲直已非正本清源之見乃并此不能行使樹黨者益相持不已甚且以飛章一劾即遣人圍守其家迫之使去日中全無國憲朝廷亦若罔聞知尚成何

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罷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奸贓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篋篋舁至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庚戌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臨川人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

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强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於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兆震候官人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时深寵一時清流忽留因借薦素小廉交歡識社以國內可把

獻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世疏入不報

辛亥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歛人程守訓以皆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聞於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

持朝局外堪摽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行况如李三才久以幹器推重封疆未始不欲借其聲勢資為聲援此真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胥論所能推見至隱者字之獎深禍亟焦爛為期蓋緣士氣日

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横御史徐兆魁（東莞人）喬應甲（猗氏人）給事中王紹徽（咸寧人）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泰州人）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衆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逐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為憲成發也三才用則如流水嘗安憲成止疏三四色厭明盛陳百味憲成詫而問之三

乖則人心日替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嘆哉

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令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 御史吳亮武進人中行子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籠絡朝士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囿且言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勵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

宣崑齊楚結黨
紛紜日以排擊
異同為事甚至
京察鉅典亦任

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所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元氣喬應甲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按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葉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甯晉人李徵儀廬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埈所居縣目之

右萬曆起把持而言路一攻廷臣即開而引去自昔門戶之患未有甚於是時者總由神宗耽習宴安章奏悉置之不問遂使黨勢益熾國脈綫傷明祚之旋即傾覆其故雖非一端而人心世俗之壞實害言況錮所由也

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齊則亓詩教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邑人輩附之楚則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衛人輩附之浙則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人為之魁而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廷訓平湖人等附之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

湯賓尹越房拔卷拔取私人致十七人尤而效之彼此抵換毫無忌憚科場之弊已極王圖身為主司甘心為賓尹所用吳道南職在知舉見聞既確輙復自

稍異議輒群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能安於其位天下號為當關虎豹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之耀州人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求仲歸安人為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閱卷凡十八人彊圖録敬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

彈章皆斷戩不容稍稽者以門戶依違名莫正僅藉時察典薄罰官厥後宥尹鄉肆橫強奪妻更恃熊廷為之袒護雖荊蕘喬段人人之劾亦不詞侍了事朝尚可問耶

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巖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德清人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巖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兩其書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等時候命未下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鬨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

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

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喬允升佐之

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

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

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祗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於是

主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

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還尹天埈御史

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餘姚人宋一韓姚

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會稽人主事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嶽及其同官喬應甲於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偽書故斥紹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晝發宣臺搆謀狀於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於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

事具後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

命不省

秋九月户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户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

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

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

為廷臣所惡論劾相世繼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至踰年不報乃乗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年餘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

温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廵按十餘年不得貸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敎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文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

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

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閩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

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囊台吉）及烏魯台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部長烏魯台吉薩納額森台吉）

等兵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加例涂宗濬南昌人顧森台吉舊作兀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罷字純玉渭南人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

賓尹以考察褫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居相并賓尹事發之旨下部院議簡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薾之麟

亦不及賔尹事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於是黨人亓詩教等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鄒之麟武進縣人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臨晉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賔尹鄉人事相訐賔尹家居嘗謀奪生員施天德妻為妾訐訟女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遂告於官為建祠以愧賔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姦事廷弼素交懽賔尹判牒云此施湯故智會有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縉尋斃養喬風與廷弼牴牾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去廷弼亦上疏辨瑋議養喬鐫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遂連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

南北臺諫議論方嚚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亓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武鄉人與時熙俱力攻賓尹廷弼者於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吳道南並為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逾年乃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涖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涖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

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以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畏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已投劾徑歸其同官李拜華字孟闇吉水人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

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煥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為吏部尚書

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旨文選郎王大智王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晉皇人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強來朝不能難乃喉

其黨羣起攻之璡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竊乃言年例協賛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己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謚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厯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

裂地以王諸子明祖肆政太不足法至神宗溺愛福王及出就藩封當部倍蹤常制而且章時

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内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爲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

豎宦傾因用以斥治行裝適足啟其驕奢貪恣之漸迨後產益生心卒以象盜自焚不可謂非貽謀之不善至於之藩定期屢易不過神宗愛憐幼子福王依戀之間而廷臣擬疑其逗留意在奪嫡又交章疏促已為過當乃許人亦從而效尤致妖訛繁之

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令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昔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之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令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內侍姜嚴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

詭以逞其姦甚且入皇城放礮實為法所難宥而刑臣不敢加誅閣臣請以靜處姑息養奸恬不為怪當時法令之弛尚可問乎

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曰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爵趙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以死罪曰乾遂訐學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曰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勑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減去二萬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

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將之國貴妃復請留王慎行並力言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慎行特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俱效之競相搜取因欲十七人並罷藉以寬敬慎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關節而為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於是過廷訓亓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遂連疏引歸時敬科場事先後與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護持久之僅謫行人司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萊向高罷

向高久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向高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禍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令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幾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中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但不省　嘗卧疾閤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卧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禮及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閤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乙卯　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内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宫伏誅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

倖風癲與否本無事深求自丞廷議論紛呶醸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行名者輙以欲安儲自任遂爾過事生風不知鄭貴妃果存奪嫡之意宫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梃公肆逆圖况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倘蓄意三年僅

太子居慈慶宫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宫門擊傷守門内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呶呶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宫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人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督究行至東華門遇一人

謂持梃入可當究狀遂誤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

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

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寀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民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

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

人輒打死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之寀

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

心有膽乞縛凶犯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疏有奸戚

風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衆國若狂妄生荊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斷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丈偽調停尚復成何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二字帝惡之與之冡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責田買薪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被責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杖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癲二字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内監龎保劉成主使狀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睍視傲語絶無風癲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龎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豢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龎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藉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

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藉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潜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避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吴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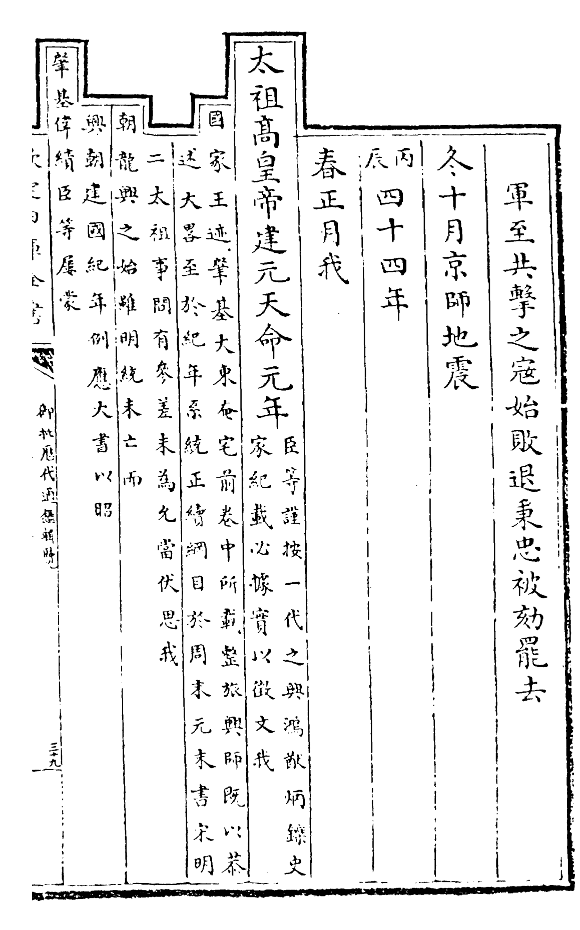
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帝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帝令中涓縛之著刑部重擬光復罪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

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有跡故於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士晉調外之冡削籍大受奪官而夢龍獨免光復尋亦見釋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者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為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

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邀擊屢破之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在葭州北）大栢油（在神木縣西）神木栢林（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西道磚井（在延安府定邊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栢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剿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炎武松之姪）援



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臣等謹按一代之興鴻猷炳鑠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卷中所載盤旅興師既以恭述大畧至於紀年系統正續綱目於周末元末書宋明二太祖事間有參差未為允當伏思我

朝龍興之始雖明統未亡而

興朝建國紀年例應大書以昭

肇基偉績臣等履蒙

蒙訓指示仰見
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於萬歷四十四年以
後凡恭遇
列聖建元之初並用繫月特書用表
創業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畫善而
我
皇上筆削維嚴之至意與
纘成靡戮之盛心並足昭垂萬世云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
侵大破其衆（事在辛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
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

年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貳於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於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既而我

太祖復定取葉赫策遣一軍圍布揚古而

親督大兵圍錦台什破其城錦台什就執布揚古亦降葉赫屬城俱下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布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台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削平諸國設有四

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　規模宏遠帝業已成於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唐縣今屬大名府）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晉縣今屬荆州府）雨荻河内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黄河羨溢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無光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翕息碎首（韓詩外傳翕息秦人薦百里奚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賢乃召翕息）

謝之翁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　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聞邊可憂二套部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溢運河膠淤可憂四齊晉荒天楚旹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言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屨倒置可憂八公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傾萑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枝可濫要綠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窮遼楊粤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冦衆浩爾齊布延泰舊作卜言太沙津舊作沙計今並改等懼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九九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

詰戎肄武本非獨恃園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况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

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欵延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分為極臣若即以練簡將材尺如平賞即閫力休猶慣不克有所至京營停操一年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隸亦可稍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式豈以際秋氣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

丁巳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勑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梃擊之變帝召見羣臣於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

可惜矣

文人吳江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遠戍同和素不能文倩同里趙鳴陽爲之同和得舉第一鳴陽舉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戍湯賓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柄御史張至發淄川人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爲謫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

年卒贈少保諡文恪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我之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

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
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
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
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
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
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守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
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
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
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
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呼倫
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
是非罔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隨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馬哈丹三城及臺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蔭榆林衛人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蔭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焉時察罕胡土克圖及西部阿延妻瑺達勒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戛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前此征倭之役楊鎬已悉天下之全力一舉典之尚敢詭辭欺掩其罪既不容誅至撫遼仍復故官旋以開釁劾罷安望復有經畧之效廷臣無識謬稱熟諳邊情濫邀推轂不旋踵而措置茫然全軍盡覆鎬固死有餘辜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畧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畧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縉雲人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

而廷評之顛倒
是非益可概見
矣

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以孫慎行趣福王之國爲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慎行無罪獲免善類爲空至是繼之去位亓詩教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與繼之並爲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大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固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寛甸南距靉雲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

狥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獘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
四日乃滅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
徵
三月楊鎬師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

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蔚州人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瞻保安衛人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榆林人苛之子王宣亦榆林人為佐李如栢從鴉鶻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凉馬佃在寬甸東北亦日晾馬臺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

日會二道關（在今興京城西）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當作撤爾湖今改）谷口我

大清兵方築界藩城（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於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超界藩以為援而別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薩爾滸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攻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即今奉天府海城縣明置三岔

聞松軍敗結營自固聞令廢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尋謫充為事官令仍守開原潘宗顏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栢綎兩軍如栢甫抵虎攔關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嗚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栢

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綎已深入三百里

至深河輿程記寛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棟鄂路閒綎軍至逆戰綎猶不知杜松軍覆

復整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别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

高馳下奮擊綎軍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

旗幟衣其衣甲以紿綎綎營中大亂力戰死綎養子

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大小數百戰名震海經於諸將中最驍勇

內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自經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　本朝賜專謚忠壯

士卒脫者無幾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夏五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卒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陳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寅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右御史經畧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與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

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

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關在奉天府葉赫城西北

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

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廕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為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西城中為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遼兵不救城遂失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又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

而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遺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韓原善趙城人閻鳴泰清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

閤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嗛馬煥尋卒郵典不及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舊作宰賽今改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昖之子三十六年襲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遂謂琿陽衙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

紛爭彈疏辨言二百年忠臣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請降勑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勑令陪臣齎往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謚孝端

大學士方從哲哭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廷憂危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邪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楊漣字文孺應山人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王安雄縣人

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輔七世孫尚書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如華字茂夫睢州人黃嘉善張問

達黄克纘字紹夫晉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等於弘德殿

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

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宫起用建言得罪諸

臣

光宗皇帝

庚申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赦

以史繼偕沈㴶字銘縝烏程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 沈潅因與方從哲同里倖躐黄扉甫入相即潛結中涓濫除官職險人伎倆畢露時當遼左用兵敗報踵至豈區區召募二百人所能濟事蓋由其平日與劉朝魏忠賢結納已深揣知內操方亟是以屏居鄉里時已號乃

預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潅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以潅及繼偕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潅於明年六月始至繼偕於十月至

潅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求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潅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進於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潅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

魏進忠甫穿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今屬金華府

焉合多人假稱恭纂不惟仰承風指且以自注經歆既而謀略無關訛隨日甚視軍國大事如兒戲滋之罪役何足誅乎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啗帝知選侍李氏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閒害憤鬱而卒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

郭二戚畹（帝生母王氏　皇后郭氏）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璉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遂

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從彥（字君美隨州人）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著疑團梃擊事前已具論之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㴶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召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

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俟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爆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爆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

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報詞疑詰而藥未試首竟不力為沮止藥甫進而遽逝不諱二人俱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子撰偽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賞無怪盈廷之嘖有煩言律以許止越

但忍名議無可避者而遽請顯止刑誅則太過矣至李選侍以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徙噦鸞者疑即當盡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創為雉經入井之說指摘爭訟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

安入白選侍給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爆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寧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為怵然　徐養量應城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門別類私意嚴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吾之衍殆亡徵之先見耳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陛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

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也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於是一

爆韓爌遂從晢請即日降旨竝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辰極獲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左光斗議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曆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時劉一爆韓爌周嘉謨等念

上安初為東宮伴讀頗有調護之勞其行事亦尚不遠公是不可謂非虜中佼佼但新君初立閹臣不思援眾正匡扶輔欲倚宦官為內助當乘杜漸防微之道雖王安素稱尚知謹愼特正不致諂媚求榮但以朝政假手中涓遂使柄移司禮未幾而奸

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已子數使人陰伺其過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及梃擊事起安又為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興人為奉聖夫人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孟窘之久之始貴緣為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

璫選志大翻朝局流毒無窮掄厥禍源一燝亦不得辭咎也

王安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劍俱錦衣千戶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則析其字為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

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備至會宮奴劉朝田詔等盜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按治甚

急諸閹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即上書内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上疏述移宫事（畧言皇上當還乾清則選侍自當移宫其理易曉唯是移宫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宫闈不安便於國體有虧）帝乃宣諭内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降諭數選侍過惡（言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

侍言有執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且言朕令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端字思永臨清人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再揭內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楊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

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解乃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之故帝屢次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孝端皇后同葬

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賛曰神宗冲齡踐祚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彊既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讐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

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經畧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專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閲邉廷弼以其書生藐之遂積相失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欵宗文宗文色動未發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廷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縉

懟遼與宗文比而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顧慥山陽人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長廷弼在外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寛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

明政之弊起於重內輕外閫帥即有奇謀而臺省詆訾之者輒無所不及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閧擊糾之或意存待重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數言嘗足盡在廷牢不可破之惡習特其為人威略不無足觀而性褊愎疾不能自克是以卒嘗僨此細故召

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求勘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氷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兵敗愀然不安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復閧然責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陳廷弼功狀末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遽爾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為當云　朱童蒙萊蕪人

以孫如游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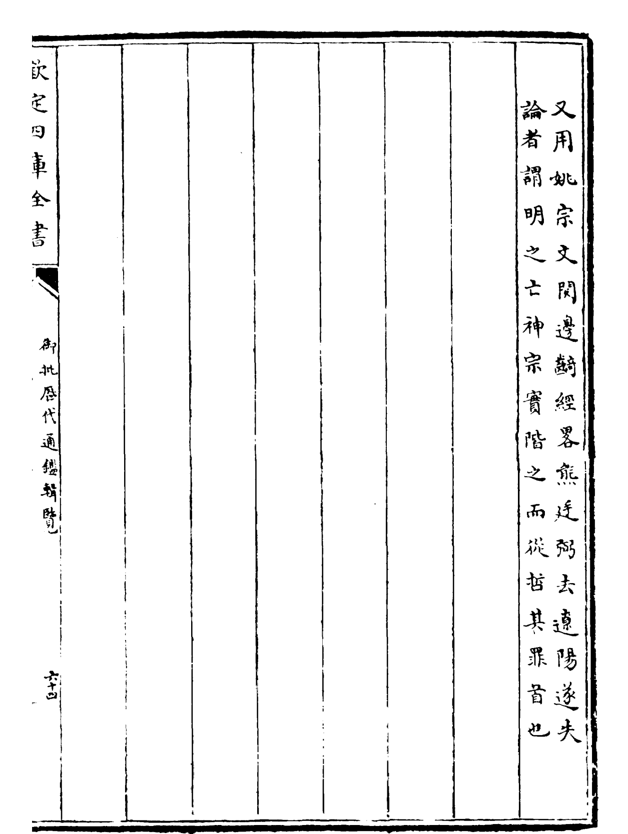
帝即位如游以帝為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即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闒賈禍至於身名死裂而莫之惜亦不得謂非其所自取耳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後衛人）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周（文水人）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令司禮察處於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郭如楚（晉江人）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字用韋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等相繼言文昇可灼

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為狗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清澗人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推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宮奴所進美珠欲封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紅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當神宗之末從哲獨秉國政一無所匡救



又用姚宗文閱邊覈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
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